

卷十三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
 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
 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予之其勞勩固不可以不酬而品流亦不可以不別高宗一聞居正之言即悟而是之可謂能用善矣後世人主宜法高宗其母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以上戒濫用之失



易義補卷第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也君也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頤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

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
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
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種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
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
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
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朱熹曰。泰通也。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臣按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其茂育者。天地
所以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萬民遂其生育
者。世道所以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蓋

由上之人於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敬。身命之所
關。日用飲食之資。養生送死之具。所恃以為生
生者。無一而不得以通於上。上之人一一皆有
以知其所以然。如此則順。如此則逆。如此則利。
如此則害。於是量其可否。折為中道。立為法制。
定為品。則大過者則裁截。成就之不及者則輔
翼相助之。所以然者。無非左右乎生民而已。上
之人左右乎民。如此。民之心志。無有不通達於
上者。矣。下之情通乎上。亦猶地之氣通乎天。此
世道所以為泰歟。

剥也落之象曰山附於地剥上謂人以厚下安宅

程頤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

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

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朱熹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

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

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臣按山高出於地而反附著於地猶君居民之

上而反依附於民何也蓋君之所以為君者以

其有民也君而無民則君何所依以為君哉為

人上者誠知其所以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

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

安乎民生安則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

益之象曰益卦損上益下民說悅无疆謂無窮極

朱熹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

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

是

臣按益之為言有所增加之謂也今而無所增

加而有損焉乃謂之益何哉有若對魯哀公之

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蓋深有得於益卦之義也

大禹謨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未終

朱熹曰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

深可畏哉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強也小民至弱也君之於民欲生則生之欲死則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吁人君誠知民之真可畏則必思所以養之安之而不敢聖之苦之而使之至於困窮矣夫然則天祿之奉在人君者豈不長可保哉五子之歌其一曰皇大祖謂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蔡沈曰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

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后國安本既不固則雖疆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言萬世人君所當書于座右以銘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自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索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臣按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人君誠能以敬存心兢兢業業以臨兆民如以朽敗欲斷之索以馭夫並駕易驚之馬惟

恐其索之斷絕而馬之驚軼以致吾身之墜傷
然恒存此心以臨乎民必不肯非法以虐之非
禮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
仰事俯育之類則有以固結其心而宗社尊安
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明良之君賞加於善人刑加於淫人養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饗神乏祀百姓絕望社

稷無主將安用之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書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
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愛乎民也則必養之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民之奉其君亦將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矣苟以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虐而棄
天地之性豈天意哉

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
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臣按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無民則無以為國矣明聖之君知興國之福在愛民則必省刑罰薄稅斂寬力役以為民造福民之享福則是國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視民如土芥凡所以禍之者無所不至民既受禍矣國亦從之無國則無君矣國而無君君而無身與家人世之禍孰有大於是哉推原所自起於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者失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因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逆三王節其力不盡此類類之謂也

張栻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廣野也故為淵深水也魚者獺食魚也也為叢茂林也禽食雀也也為湯武禽雀也禽民者桀與紂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張栻曰秦為漢歐隋為唐歐李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歐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惡於所欲者則趨之於所惡者則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仁則施仁之政以來之所惡者在不仁則

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無非仁則有以得民心而民之歸之不啻如水就下獸走壙矣苟為不然反其好惡之常民心所著者則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如此則失民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視其欲之所在而趨就之則是吾為之歐之也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尚鑒諸此其無為人歐民哉
孟子曰得乎立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朱熹曰立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

耳

張栻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君無民則無以為國。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

而自為哉。此人君所以貴乎得民也。所謂得民者。非謂得其土地。生齒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齒而不得其心。猶不得也。

龍錯言於漢文帝曰。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為君也。以有民也。無民則無君。

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凶年飢歲，無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從而厚征重斂，不時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則民怨懟而生背畔之心，不為君有矣。民不為君有，君何所憑藉以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務民於農桑，薄稅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使天下之民無間豐凶，皆得飽食煖衣，以仰事俯育，則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國祚長矣。

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臣按魯恭謂愛民者必有天報，則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貞觀之世極盛之時也。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之時，而無悔於既失

之後况君非太宗而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
愁怨而略不一動心可乎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
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臣按子昂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必
使之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禍亂無從作矣然
則所以使之樂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圓顧方
趾之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
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貨產也上之人不以興
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其體膚不以征役散

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貨產則民
之所愛皆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舍去
况舍去而死哉為人上者誠能省刑罰薄稅斂
不窮兵以黷武不營作以勞人則民咸有樂生
之願而無輕死之心禍亂不作而君位永安國
祿無窮矣

以上總論固本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蕃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也知九州

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廣橫也。東輪。北為輪。南之數。辨其

山積石曰林。竹曰林。川曰川。澤曰澤。水曰澤。鍾曰土。高曰陵。大阜曰墳。水曰

墳。行曰行。原曰原。隰曰隰。濕之名物。十等之名。與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謂十二分野

宜辨其名。謂白壤。黑墳。以相占視。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猶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鳥獸以毓。育生也。草木以任

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也。亦土之物。而知其種以

教稼穡樹藝

臣按天地生人止於此數。天之所覆者雖無所

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則有限焉。惟氣數之不齊

而政治之異施。於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齒有

多有寡焉。是以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數。以驗

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廣狹長短。以驗

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煖燥濕。以識其

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詳。審其利害之故。審

鳥獸以為其衣食之資。毓草木以為其室器之

用。別其土壤。教其稼穡。凡若此者。無非以蕃民

之生也。民生既蕃。戶口必增。則國家之根本以

固元氣以壯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謂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謂愛

幼二曰養老七十養於鄉三曰振窮無告四曰恤貧助其不給

五曰寬疾保其正命六曰安富保其常產

李觀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

其繇役不專取也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

之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

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民趨

榮而避辱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可飭貨

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

民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

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

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

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

彊為事噫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誅者果何人也

呂祖謙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

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

得先王之意歟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謂之保息者保養

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時，以此養其萬民，所以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人乎。蓋以民之生也，始於幼而終於老。其間彊壯之年，固皆有以自養而無賴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愛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養之。不幸而窮匱焉，貧乏焉，疾病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寬之，而後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惟富而有財者，則又因其所有餘而養之焉。誠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以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小人無知或

以之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養萬民，而於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獨言安富者，其意蓋可見也。是則富者非獨小民賴之，而國家亦將有賴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為能，豈知周官之深意哉。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載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之，以制國用。

臣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齟。皆書于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內史司會家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貳耳。民數既登之後，乃計其數以制國用焉。始

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家
宰以統其成。蓋因其戶口之多少。年齒之長幼
以會計其用度之盈縮。以見先王之舉事。無非
所以為民。民用既足。然後以制國用。不厲民以
自適也。

司民

主民數者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

之內國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

也。下除其死生。

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

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

祀司民之星

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

之以贊王治

臣按。孟子有言。得乎立民而為天子。天子之所

以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

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

所以貴。而為四海九州之人。愛戴之無已者。非

民孰致之。故雖匹夫匹婦之賤。且貧而天子必

敬而愛之。不敢以其勢位權力加之。况千萬億

人之名數。聚於一書之間。而敢輕忽之哉。古昔

帝王所以受人之獻民數。而必拜之者。此也。雖

然徒拜其民數之版。而忽其蠢動之人。則亦虛

禮而已此人君所以貴乎有愛民之實也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

筭漢律人出五筭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

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

給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

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

有罪婦人懷妊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三代

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

敝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

朕甚痛之郡國或澆墮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

單奔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今青徐兗冀

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

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

人之術也

比齊天保八年議徙異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自荆湖之人觀之則荆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

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荆湖自朝廷觀

無分於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

來山川限隔時世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

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

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

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蓋江

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荆湖之粟

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群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

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

失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

荆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各以稅戶之目

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佃者

則曰營生戶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

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

邑里定為版冊見有某人主戶本貫無人見當

某處軍匠遇關依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

官齎用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祖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

千
臣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廢。姦偽尤滋。高頴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疆宗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丞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逾於天下。人俗康阜。頴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睢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

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分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兵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度民寡則國勢衰。蓋國之有民。猶倉廩之有粟。府藏之有財也。是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

揚密感李也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山祿史

明而罪揚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

於程异皇甫鏘之聚斂焉嗚呼私意行於宮禁

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

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

而一於貴德也哉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

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

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貢賦以造器用以

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

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臣按

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黃籍民年十五為成丁

十四以下為不成丁蓋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

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

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

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

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

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

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臣按古人有言觀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國之彊
弱臣竊以為非獨可以知其彊弱則雖盛衰之
故治亂安危之兆皆於此乎見之是以人君常
於拜受民數之後閱其版籍稽其戶口以知其
多寡之數今日之民較之前世多歟吾則求所
以致其多之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養之寡歟
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
此則危者可安亂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
以上蕃民之生

衍義補十三卷



